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秋七月壬寅朔

癸卯右正言鄒浩奏伏聞陸師閔除寶文閣待制知河南府契勘師閔於今年三月十九日罷户部侍郎差知蘄州四月二十二日改差知懷州葢緣任秦鳳路經略

使日鍾傳虛奏功賞保明不實情涉欺罔及承受朝㫖許妄冒人自陳免罪不即出牓事屬稽慢夫欺罔稽慢乃臣子大罪而師閔坐此黜謫甫及百日遽然復職俾司留鑰不惟駭動羣聽實無以懲示四方殆非至公之朝謹用賞罰之道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特降指揮追寢師閔今來新命以允公議貼黄契勘師閔初被黜謫不即祗赴輒求善地公議固已罪之矣今到懐州席未及暖反亟褒復則是黜謫之命但行於小官而不行於貴

近何以示懲戒於天下兼聞師閔在秦鳳日其親屬亦有妄冒功賞者身為帥臣而欺蔽至此尤典刑之所難貸也伏望睿慈省察施行又奏伏見所除師閔告詞有急於得人之際遂遽起用之語乃知朝廷非不知師閔黜謫未當牽復特以乏人任使故有是命然而賞罰之行所以懲勸天下惟其功罪而已不為時方多事故有功者不進但有罰而無賞不為時方乏人故有罪者不退但有賞而無罰又况師閔之罪已經推治迹狀甚明

無可疑者其差知蘄州係是三月十九日至今月初二日牽復只得一百三日其改知懷州係是四月二十二日至今月初一日牽復只得七十日其懷州到任係是六月十一日至今月初二日牽復只得二十一日黜謫未久天下所知若以乏人便當驟用不惟無以正師閲之罪兼此例一開自今以後凡有罪者無問誰何皆可以缘乏人而縱釋之矣尚何恃以肅官吏而振紀綱乎所繫不小不可不察又奏臣近以陸師閔黜謫未久驟

然褎復累具事理奏論乞賜詳酌施行至今多日未奉
指揮臣固當體朝廷之意不復論列然區區愚忠不能
自已者誠以公議未安故也夫以公議上達聖聽恭俟
採擇是乃臣之職分敢不罄竭以聞臣觀自古以來帝
王御世之術本末先後雖不一端其要在務明賞罰而
已蓋賞罰明故懲勸行懲勸行故官吏肅官吏肅故紀
綱正而朝廷尊此務明賞罰所以為操術之至要也師
閔之事其可忽乎若以師閔為無罪則忽罷戶部侍郎

差知小郡在前日為誤罰若以師閔為有罪則驟復實文閣待制知河南府在今日為誤賞二者並用是豈明賞罰之道哉臣竊惟朝廷不過急於得人任使且謂師閔所坐情為可宥及不欲追改已行之命故雖師閔到任纔二十一日便行褒復不以為疑然而皆有可論者若急於得人任使則臣前奏論之已詳已塵天覽若謂師閔情為可宥則文案具存其情可見按鍾傳奏討蕩畫謀辦事盡出師閔數日間合力幹辦乞特推恩既是

討蕩畫謀辦事盡出師閔數日間合力幹辦即傳以一百九十七級為三千五百三十級師閔豈不預其事乎借令不知傳妄冒之情豈不知傳乞為推恩之奏乎不以自明此何意也及六月十四日承受朝旨妄冒人限一月許自首免罪直至十八日方出榜施行却於奏狀內稱尋行出牓豈有奏以尋行出牓而施行乃在得旨四日之後乎身為從官優被寵寄略不尊憚朝廷公肆欺罔迹狀甚著而遂謂其情為可宥恐非所以示天下

也公議未安尤在於此若不欲追改已行之命則言路所開無不在已行之後儻以追改為難即言職殆將廢矣伏望聖慈曲賜照察出自威斷追寢師閔前命以釋天下公議訖不從八月二日師閔自河南移瀛州

尚書省劄子勘會陝西路每歲所鑄鐵錢貫數不少近歲以來銅錢太重鐵錢太輕熙寧間銅錢壹貫文換鐵錢二貫五百自來別無定法止是民間逐漸增添竊慮歲久轉更錢輕物重須議指揮令諸路經略安撫司限半月家切具利害

合如何措置可以稱提鐵錢稍重物價稍輕仍具熙寧以來至今銅鐵錢相換錢數申尚書此文字親自收掌不得下司閏九月五日甲戌遂禁使銅錢專行鐵錢有章楶呂惠卿二狀今附此　涇原章楶鄜延呂惠卿皆有狀申尚書省然訖不用其言也楶言勘會陝西錢法本無輕重只仁宗朝寶元慶歷之間邊事初興增添戍卒將佐等經費滋多財用匱乏有獻計者剏鑄大錢其文曰重寶每一大錢折十小錢盜鑄之姦自此得利官司所獲無幾而重寶已布滿民間歲

斷重辟不知其幾何朝廷患之以折十大錢殺為折五盜鑄不已又殺為折三所獲之利猶博刑辟尚多不得已而以一大錢折二小錢盜鑄稍息其後山澤産銅頗少遂以鐵代銅當時大錢鼓鑄精巧磨鑢皆有楞郭一一如法民間雖欲倣傚計其獲利不能酬人工物料之費則鐵錢銅錢市價無二至和已後官司鼓鑄不精之弊起於率分錢所謂率分者每工所限日鑄之數外有增益者酌給衆工財利之司所貪者錢多監臨之官又

以額外鑄錢增數為課則折二大錢不復精巧如法矣盜鑄遂復擅利於下當時官司不治其本乃欲救其末濫錢寖皆輸於官矣而豪宗富室爭蓄大小銅錢與舊鑄大鐵錢故在市買賣細分六等以小銅錢為一等舊鑄至和鐵錢為一等新鑄折二鐵錢為一等私鑄楞郭全備錢為一等私鑄輕闕怯薄錢為一等凡倉庫所出者皆大小銅錢新舊官鑄大鐵錢所納處既不復多得銅錢所輸於官者皆新鑄折二鐵錢及私鑄錢耳然其

弊亦未甚為害治平四年因臣僚建議朝廷有指揮不能全記其文大槩以為除闕薄漏貫字様不明不成楞郭外餘並令官司受納庫務輒有退換仍立刑名自此濫錢蕩然無禁熙寧間得朝㫖將官庫錢揀選不堪行用者改鑄其後復遣官再選官司已揀之錢復使行用官司之錢既無所分勢難止絶則鐵錢之輕自然之理也昔日豪宗富室所蓄大小銅錢舊鑄鐵錢歲月浸久其銅錢或散入外國或遷而輸隣路盖所獲利博豈肯

蓄藏於家前日朝廷遣官就陜西更欲鑄銅錢不惟不足以救官司之急而所鑄雖多亦恐不能如陜西流行也所準指揮合如何措置可以稱提鐵錢稍重物價稍輕蓋無術可救為今之計莫若指揮官司精加鼓鑄無貪厚利令製造精密與物相權盜鑄之家獲利既薄豈肯冒重法以自取死亡勘會兩川有見行鐵錢有交子可以齎挈遠行今若精選有心力可倚辦官依倣西川體式推行交子之法庶幾少有補焉至於商旅所販百

物如絲綿匹帛金銀之類到陜西販賣陜西都無物貨買田如此物價倍貴無如之何亦别無可措置黄貼子錢輕物重不獨因鐵錢而已自軍興以來添屯兵馬戍邊蓋所急者糧草今且以渭州言之昔日米麥每斗不過百錢今日每斗三百文以上新邊城寨收糴以至五六百文者錢輕之弊蓋又有因也又涇原一路去他路界遠換易銅鐵錢甚少不如朝廷今來坐致之數惟開同華陜府如此乞賜照會又熈寧已來銅鐵錢相換歲

月寖久無由根究今據渭州通判李百禄申勘會到自元祐年已來至今銅鐵錢相換每貫分數如前兼據小貼子稱雖勘會到鐵錢每一貫六百文足換銅錢一貫文足即日民間亦無銅錢可換伏乞照會元祐三年内每鐵錢一貫二十文足換銅錢一貫文足元祐六年内鐵錢一貫二百文足換銅錢一貫文足紹聖元年内鐵錢一貫二百五十文足換銅錢一貫文足紹聖四年内鐵錢一貫四百文足換銅錢一貫文足元符二年正月

一日至今鐵錢一貫六百文足換銅錢一貫文足惠卿言熙寧十年惠卿任本路經略安撫使至元豐三年得替任内親見本路銅鐵錢相兼使用不聞有輕重之異唯有行路欲將鐵錢換銅錢以便賫擎有每貫不過加錢二十至五十文至元豐末元祐三年以前每貫乃加至一百蓋是銅錢漸少鐵錢漸多以致如此元祐四年始下轉運司議罰銅錢一等行鐵錢由此民間每歲換銅錢分數漸加然不過一百以至四百至八年始罷銅

錢方加至一貫五百至紹聖元年增加鈔面錢出買四年復罷官員軍人入便錢以此鐵錢益輕每欲過銅錢地分者至用二貫五六百文方換得銅錢一貫由此觀之則鐵錢之輕官司先自輕之民間不得不行增添也蓋官司徒知鈔面外贏落三二分息及罷官員軍人入便免於近裏支見錢之小利而不究錢輕之弊遂令官司用度增費一倍雖歲賜邉上銀絹錢鈔等愈見支用不足若不講求所以致錢輕之由與求錢輕之法將見

倉庫空竭費用不支非止鐵錢太輕物價太重而已今請先陳錢輕之害次陳所以致錢輕之由卒陳所以救錢輕之法所謂錢輕之害者凡有八熙寧元豐十餘年間米價除元豐五年係軍興每斗三百四十文外其餘年分賤止八十文貴不過一百八十文自元祐紹聖以來鐵錢日益輕故米價日長見今延安府官糴米價五百二十文足市新米七百八十文足陳米七百二十文足官中見收糴不行只以見今官糴價計之比元豐五

年用兵時最貴價已多一倍以上比五年以前價幾三五倍延安府裏外每歲糴買無慮一百七十餘萬草亦稱是不知枉費幾何也以一府觀之則一路可知以一路觀之則陜西五路可知此錢輕之害一也鑄錢鐵炭人工糧食增貴則所費多不止五百假令止用五百鑄錢一貫文只當得五百文支用而般運至邉上腳乘所費幾半况於所用本錢不止五百乎則是官中鑄錢非特無息而已若不鑄則無錢支用此錢輕之害二也官

中除糧斛外如軍器物料應軍需物計陝西一路不啻百萬盡買於民間其價比舊數倍此錢輕之害三也芻粟百物既貴故官中和顧脚乘人工之直比舊亦皆數倍此錢輕之害四也昔日鐵錢與銅錢等及脚乘易得之時内地鑄到鐵錢猶可般運今鐵錢脚乘貴雖鑄得錢般運至邊上不足償脚乘之費以此般運不行則衙前之類不得不將官錢轉易往往遂至失陷破産自罹重罪此錢輕之害五也茶鹽酒稅之類每歲所得錢有

定額今一貫只當五百文用則見税額暗虧其半此錢輕之害六也官員軍人所得俸入亦然則是無罪而月常奪半俸禄重者固不足言使臣選人無以自給豈無怨咨此錢輕之害七也免役公人顧直但有減於舊日而物貴錢輕費用不足以此所在召募不行深害良法此錢輕之害八也所謂所以致錢輕之由凡有五熙寧元豐中銅錢鐵錢兼行若欲貿鐵錢一貫即可貿銅錢倍之及欲過銅錢地分有銅錢可換即鐵錢亦可流行

自元祐間不用銅錢其欲遠行及過銅錢地分無銅錢可換此所以致錢輕之由一也熈寧元豐間鈔價東南鹽鈔每席貴不過六貫賤止五貫若往京師出賣反有利息遇邊事如熈河用兵之時邊上鈔價至賤在京官中却用元價收買以平之度非錢往邊上以故不計其費今鹽鈔一席至十貫文在京雖用本價收買所失幾半此所以致錢輕之由二也熈寧元豐間遇有邊事許諸色人於邊上入便錢却於在京向南請領仍支與加

擡及脚乘錢不記其數今官員俸餘既不許入便又已入便下錢者足錢支與省錢是官中自輕鐵錢此所以致錢輕之由三也官中每歲糴買有出無入錢並散民間此所以致錢輕之由四也官中出度牒及銀絹之類雖價例稍高其實不得舊日銅錢之價皆是助錢輕之事此所以致錢輕之由五也所謂所以救錢輕之法者亦有五體問得陜西雖不行使銅錢聞轉運司尚有五百餘萬貫若便鼓鑄相添令依舊運致沿邉相兼支使

以為遠賫及過邊銅錢地分之用此救錢輕之法一也出賣鈔價及糴買支用不得過鈔面錢令入中糴草并商旅買賣不能賫錢者有鈔可買不折錢則鐵錢流轉此救錢輕之法二也若刷東南合上供錢及坊場剩錢許諸色人於沿邊入便却於内地請領支還貫數令民間錢俱入官中不煩鼓鑄般運而自足民間𧹞錢則錢重而物輕候邊費稍減即罷此救錢輕之法三也官中出賣度牒銀絹之類亦約銅錢估價毋過求利令商旅皆

有田貨則鐵錢流通此救錢輕之法四也今所患民間錢多官中錢少欲將見錢糴買無錢支使先為民間蓄積以待價而舊來民間所蓄錢皆是貴價中官所得今來如欲救錢輕之弊即已上所陳四事皆未可頒下令民預知恐錢不出須密諭陝西轉運司并經略等司先將所有銀絹度牒鹽鈔等除量留充軍賞及相兼入買外其餘據市色量減一二分價出賣并量加分數許諸色人沿邊入納見錢於內地請領或足數錢支與省錢

候收蓄民間錢入官稍有次第然後盡行上四條其遠行賫擎并過銅錢地分既有銅錢相兼行用即不須倍價換易糴過買鈔又只依鈔面及銀絹度牒等并準銅錢之價支給又許諸色人入便支還實數則所中賣到錢不患無田貨而所出錢復入中如此則錢益重物益輕可復如熙寧元豐之間無輕重之異矣此救錢輕之法五也此五事者如蒙盡依所陳施行則八害可除而八利可復矣何謂八利糴買價值必減大半一利也鑄

錢如舊有息二利也收買諸物價減半三利也和顧脚乘人工之直減半四利也脚乘可顧鐵錢般運得行五利也茶鹽酒稅所入暗復舊額六利也官員軍人俸不減半人無怨咨七利也免役公人漸可顧名八利也然此特論官中之費用而已若因此軍民皆食賤物百用倍省其利又不可勝言若雖施行而不能盡譬猶用藥不盡疾之根源少愈而亦不能盡除矣尚書省劄并粢狀據粢奏議惠卿狀據惠卿家傳增入

甲辰環慶路經略司言本路進築之字平白豹城白豹城賜名在五月二十八日定邊𣗳遠寨了畢並係扼賊衝要包占環慶州界舊來邊面城寨各為近裏所有逐處舊城寨駐劄將副各令移於沿邊城寨駐劄其合用城守器甲不少望指揮永興軍等路提刑司於出産材料州軍併功造作仍速般運從之　詔陜西河東嚴戒邊吏不得以傳聞西人遣使告哀謝罪便於邊備懈弛及進築之際不過為隄防捍禦之計如緩急小有誤事帥臣以下當重

行黜責布祿癸卯　鄜延奏已收接宥州公牒遣來使𪗋白劉子諭其主令遣使赴闕　河東奏北人自六月十六日後不復來天澗取水　又奏折可大出塞獲千級特除閤門通事舍人

乙巳中書舍人趙挺之詳定編修國信條例代蹇序辰也　詔當此盛暑刑獄慮有淹延在京令刑部郎中開封府界令提點提舉司諸路令監司催促結絕見禁罪人内干照及事理輕者先次決遣仍先具起發月日申

尚書省　大名府路安撫使韓忠彦言黄河大决府界縣鎮多已衝渰府西即是北流故道水勢漸近府城人心日夕憂惶御河若不閉塞黄河可以直注入城終未為便請令李仲以所得修新河錢物疾速修築詔令本府計會李仲就借所樁管未開修萲炭等河所賜錢物相度修築上下悪山與昨來未開修御河日髙厚一般不得怟怯十八日曾孝廣措置河事李仲開修新河在四月二十一日　涇原路經略司言德順軍德勝寨鎮戎軍開遠寨堡至西安州合

修通過堡子一座於鶻子山寺子岔一座於九羊谷峗北嶺上修築并本司已令姚古統領諸將修築詔特支軍兵緡錢有差新録云合作通過堡子三所布録乙丑涇原奏已取七月七日或八日築龕限城及差保甲應副般運又令姚古修德順軍至西安州經路三程作堡子三所並與特支又奏先築龕限訖令折可適姚雄以兵二萬騎五千赴會州七月二十一日進築正字張巨權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權提點秦鳳等路刑獄孫貴改永興軍等路

丙午秦鳳路經略司言第三將招誘到西人伽凌等三

人却是環慶路熟戶蕃捉生偽冒改名剃髮穿耳戴環詐作誘到西界大小首領本將張恩張德同知情詐冒詔張恩張德先次放罷

丁未上批暑熱應在京工役自今月十七日放假　詔朝請郎王璩追兩官勒停展三期敘坐謠讟侮慢也（當考）

朝散郎通判瀛州陸元長言蘇州秋賦一歲六十萬碩積水占壓蠲放大半三江不入震澤不定今相度應河之通江海者願撥一年積水合放秋税二十萬碩乞

降祠部牒五百道充顧夫錢糧及市木置閘官為檢計
令食利人戶自備食力分頭開修詔元長計會兩浙轉
運提舉司同相度合如何施行具圖狀指定保明以聞
熙河乞降收接河南邈川首領官職等第及支賜則
例并乞錦襖子公服靴笏銀帶各三百事詔孫路據歸
漢首領在蕃日職名及加量次第合補是何名目奏聽
朝旨所乞袍帶令戶部計置差使臣管押前去布錄丁未
戊申畢斯布結兄弟三人及首領僕從二百餘人并所

管蕃兵六千一百四十八人來降王贍即納之此據汪藻青唐錄蕃兵六千一百四十八人實錄七月二十五日亦有此數布錄畢斯布結兄弟三人及二百餘人數同無蕃兵數六月末畢斯布結來降李遠青唐錄云畢斯布結以磋藏嘉木卓蔡公丹貝四城降四城在河州之南重山複嶺中事亦係六月

魯布言先帝以熙河洮岷四州為一路洮州今方得之又以為熙河蘭會路會州今亦方得之陛下聖德威靈所及遂成先帝之志非天時人事符合何以至此實朝廷之慶事也五月乙亥又癸亥又六月丁亥又八月丁亥當考

鄜延奏已回牒宥州吕惠卿初但以白劄子遣西人還令遣

使赴闕有旨令田牒故也布錄

己酉詳定重修大禮敕令所言編修北郊令式請以詳定編修大禮敕令所為名從之　涇原奏擒獲阿克哩克敦巴一行人功狀桒布錄作阿埋都通有遷十五官至六官者仍賜金帛有差布錄己酉

庚戌軍頭司引見殿前馬軍司揀試到殿前指揮使御龍直願出職將虞候等九十二人上親閱人材擇其驍勇者九人列於前問所射弓可加斗力否殿前指揮使

王閏等七人各願射兩石三斗力二人射應法並特與內殿崇班仍減三年磨勘餘射不能發令減斗力再射等第換官減年冀珪李真射一石一斗力弓杜超射九斗力弓各不及格軍頭司令歸後行上問權永吉李憲等合何如憲等奏合降軍分上恐其偶不能發宣諭特令再射各應法並補合得軍使舊録云上留神盡材如此新録削去　右正言鄒浩奏伏聞河北路水災比之陝西京西等路尤為深切百姓漂溺莫知其數死者既已不救生者復難

自存老幼悲啼傷動道路方聖明在上與天同仁而近畿之民尚爾失所欲望睿慈俯賜詳酌特依去年專自朝廷差官前去逐急賑濟施行務稱陛下憂憫生靈之意貼黄臣竊見近年官吏諱言百姓災傷等事習成風俗故雖朝廷遣使出外亦多不以實聞民情不獲上通王澤不獲下究率由於此為害不細今來若蒙差官前去即乞指揮選擇忠藎不欺之人庶幾漂溺之餘實受恩卹甚厚浩奏不得其時附遣王祖道前

三省言訪聞河北路州縣

近因雨水諸河漲溢渰浸人户田廬詔差吏部員外郎王祖道體量應合賑濟存卹事件多方措置速具以聞

權工部侍郎張商英等言伏見黄河自商胡口决以來治水者闊為兩隄相去數十里不與河爭以順其勢行之水失其性一遇汎漲則河道變徙望特降指揮下河北轉運提刑司選官兩員相度圖其地利害詔令王祖道體訪以聞（以順其勢下恐有脱字新舊録都一般當求别本）曾布白上黄河已北流聞東流已乾鄭佑子（按鄭佑子布録作鄭佶子）自河北還

云已自東流河道中行過亦更無泥水然北流殊未有隄防東流回河治隄費公私財貨何止億萬止三二年遂壞上曰主東流者已受賞今日自當行遣布唯唯布錄

戊申令　王祖道奏八月丁丑祖道以吏外為左司諫附此若祖道此奏在出使河北時即合去左司諫字今且附此更須考之

臣伏見神宗皇帝元豐中議移深州於饒陽安平當時復以河防北流適乘事幾其後主東流者欲故違神宗備邊之意遂以移州三十萬之費可以田河此議遂置臣竊惟神廟前日之志今日偶與時

會深州因昔年殘破之餘傅潛廼以私計乞移州於陸澤非禦敵之地今大河復北流深州歲用梢草兵夫不貲計一歲所費不知幾萬數以十歲計之又不知幾十萬數以此為移州之費不猶愈於歲歲無窮之虛用邪臣伏望聖斷特降指揮以深州當大河之衝勢不可守宜遷徙州民亦今日治邊之機事惟陛下留神元符報狀有此卻不載是何月日今因祖道出使河北附此待考

詔賜鄜延暖泉寨慕宗神祠為靈祐廟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秋七月壬子王贍言已占據嘉木卓磋藏丹月葉公東迎城通綽克城又哩恭宗堡倫布宗堡塔爾宗堡共計九處其嘉木卓城正當扼青唐咽喉及丹月磋藏葉公三城皆係部族繁庶地利要害之處並合修建城

寨統治羈縻新附部族外其間若更有地里相去遥遠緊要守禦處亦合修建寨堡詔孫路具見如何應接溪巴烏及將來如何措置詳悉聞奏務為邊防經久之計不得輕易鹵莽致誤機事先是溪巴烏殺阿蘇據錫勒喝爾與轄正相持以此部族離心多願歸漢詔孫路相度收接來者不絶雖日日有奏而所奏並不及溪巴烏一字曾布疑之遂欲降此指揮詰路所以應接措置溪巴烏情狀章惇乃以簡謂布未須詰之且容其措置

布末肯巳惇遂封孫路數書示布盖路密與惇議云錫勒
噶爾城乃積石軍欲除溪巴烏為閤門使知積石軍却自
邈川直趍青唐欲建為州而以他人領之布因為惇言
溪巴烏以董戩之後人情所附故欲令還青唐逐轄正
而復為王子今乃欲處之他所以青唐付之他人恐未
安今日部族之所以願歸漢者正以轄正𥦗國故不為
人情所附吾乃欲逐溪巴烏而以他人處青唐則安知
歸漢者不翻然而改又安知溪巴烏不能抗朝廷之命

而自奮立誠令溪巴烏不振又安知董戩之族更無如溪巴烏者能崛起於下而為自立之計乎如此不惟恐更生邊患兼朝廷何必貪荒遠之地又與董戩之族為仇敵於邊計皆未見其安便也惇曰路只是如此商量亦未定未可詰之布曰俟其已定而詰之不已晚乎惇堅不肯以擬定文字將上布曰且將上稟旨遂具言孫路累奏河南邈川部族歸漢而不及溪巴烏一字不知路何以處之臣欲如此問孫路而章惇以為未可路欲

除溪巴烏官處之積石軍而建青唐為州以他人領之
臣恐未可兼此事只是路與惇私書往還議欲如此臣
等皆不預聞路既不奏朝廷又不申密院在臣為失職
不得不論上曰是不曾奏溪巴烏一字遂顧執政曰如
何衆皆唯唯而已許將獨曰問路如何應接措置莫也
不妨惇曰事未定未可詰問布曰事定而後詰問則已
後時雖令改正亦已費力此事大乞裁處上曰此大事
不可忽布曰臣今來所問只是問路如何應接措置亦

別無撓路經畫處上曰不妨惇曰如此須添一將來字云見今如何應接將來如何措置布曰此兩字添不妨布再對因為上言臣所陳孫路事理灼然而聖問所及執政無一人肯分別是非者此無他但惜人情爾古人以為持祿養交正謂此也養交私情好以持保祿位如此則於國事奈何章惇蔡卞衆人所畏臣與之爭論未嘗有所假借若許將黄履不主張事臣亦未曾敢一言及之臣孤立自守所恃者惟睿明每加洞照議論稍伸

爾然惇等側目未易當也布錄此段在庚戌日今著此溪巴烏殺阿穌附三月末正月六日二月七日又此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當并考鄜延奏西人毀新修堡子尋已修葺訖布錄壬子

癸丑校書郎吳伯舉為神宗正史編修官閏九月十三日為小著

先是權禮部尚書蹇序辰言請將六曹諸司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應更改法度言涉附會譏訕文書盡數檢閱隨事編類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册申納三省宣德郎李積中言請選官應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變毀者取會

某事因何人申請而廢因何人勘當而罷各開當職官姓名及謗訕之語若情不可恕即重加貶責詔六曹諸司編類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册申納三省如有盜匿棄毀增減隱落及漏泄者罪賞並依編類章疏已得朝旨序辰及積中先有是言三省不行踰半年矣序辰既貶乃復檢舉降詔曾布謂三省意欲有所羅織故也此據布錄附見降詔日元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罷此指揮新本刪修云詔六曹諸司將元豐八年四月以後應廢毀先帝法度申請並著所任官姓名編類成册納三省如有毀匿增減及漏泄者罪賞並依編類章疏已得朝旨用

權禮部尚書蹇序辰宣德郎李積中之言也　右正言鄒浩奏臣伏覩近降指揮令六曹諸司依臣僚上言各將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應本司及所屬申請勘當更改法度言涉附會譏訕文書盡檢閱隨事編類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臣竊契勘自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曾任六曹諸司及所屬職事人數極多除言涉附會譏訕文書已行編類外其不為時勢所屈而尊君奉法挺然如初見於申請勘當之際者亦必有人欲乞依前降指揮亦行檢閱別作

一項編類成冊具姓名申納以聞所有盜匿棄毀增減
隱落及漏泄等事亦乞依編類章疏已得朝旨施行庶
幾特立自重之人終為聖明所察浩奏附此其從違當考浩又嘗
奏臣伏見看詳訴理文字所節次看詳過文字進呈已
蒙朝廷施行了畢臣契勘元降看詳指揮繫分兩等一
謂語及先帝一謂語言過當除語及先帝之人外其餘
所訴雖情犯不齊大率皆以官司鍛鍊致罪抱負冤抑
得遇朝廷清明辨雪矜貸為詞只是語言過當一等而

已而今所施行則有勒停者有降官者有降官及差遣者有遠小處監當者有罷知州與宫觀者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者有罰銅三十斤者有罰銅十斤者一時公議竟莫知其所以異也又況訴理之語初亦難辨有可以為輕亦可以為重有可以為重亦可以為輕若可以為重則語言過當者直謂之語及先帝可也若可以為輕則雖語及先帝者但謂之語言過當亦可也然而典刑之所加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夫因其近似難辨之迹

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威福之操柄書所謂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正在此也可不謹哉臣今據臣
所知巳行遣過事件等第節録如後一勒停謝愔訴雪
父景初罪犯狀内稱非今日朝廷清明何以雪幽冤於
泉下等語言自鄧州職官勒停元符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一降官
韓忠彦王存等奏雪謝景初罪犯劄子内稱朝廷專置
官局辨理枉横景初不幸身殁不能自直等語言其韓
忠彦自大中大夫降授中大夫王存自右正議大夫降

授通議大夫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一周之道訴雪本身罪犯狀内稱天下之寃無如臣比若不仰告公朝臣無路伸理等語言自朝散大夫降授朝奉大夫元符二年五月一日一閤令訴雪本身罪犯狀内稱有罪之人於格不應除雪者茍情涉可矜類蒙寛減聖恩曠大千載一時況臣無辜義當自直等語言自朝奉大夫降授朝請郎元符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一馮誠訴雪本身罪犯狀内稱朝廷專差制使置獄劾問雖明知傅致鍛鍊不敢以寃濫愬陳恐重得罪等語

言自奉議郎降授通直郎元符元年十月十四日一降官及降差遣任公裕訴雪本身罪犯狀內稱刑部一槩以特旨遂稱難議施行以此排天下之幽冤使不得伸理及稱制勘院附會鍛鍊抑勒虛招致臣久負冤抑令覩聖時伸理天下冤滯伏望察臣非辜等語言自朝請大夫權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降授朝散大夫充發運判官元符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一遠小處監當宋喬年訴雪本身罪犯狀內稱朝廷明卹冤抑喬年之濫罰亦冀獲伸庶獲情法相

應寛抑得雪等語言令吏部與遠小處監當差遣未見月日

一罷知州與宫觀葉濤訴雪本身罪犯狀内稱蔡確舒

亶何正臣李定以興造刑獄為事故羅織及臣抱贓汙

之至寛廢處江海今者伏值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

廢黜姦惡登用正士矜恤民隐薄歛時使前日之吏多

以微過被罪令方命有司覆理而出之㓜臣不以片言

自列則是滿堂取樂而已猶向隅衆皆望天而戴盆不

已等語言自知明州差主管江寧府崇禧觀元符元年十二月一

日一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周邠訴雪本身罪犯狀內稱前日非辜寃抑幸得申訴於今日大公之朝儻蒙昭雪則臣之元降一官庶有望於還復等語言罷知吉州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元符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一罰銅吳居厚訴雪本身罪犯狀內稱今遇朝廷推廣恩惠凡有罪戾之人盡蒙寛貸湔洗人情莫不悅豫等語言罰銅三十斤元符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一蔣之奇奏雪李萃罪犯狀內稱今來衝替顯是太重等語言罰銅十斤元年十二月五日伏望聖慈深賜省

察以為來事之鑒不勝幸甚詳録此可見當日刑罰之不均也　鄜延奏繳宥州牒已遣告哀謝罪人使十二人赴延州七月十日過界布録癸丑　環慶奏具到新立烽臺堡鋪及人馬巡綽所至之處畫圖進呈大約巡綽所至有及一百一十里至八九十里烽臺有四十里至五六七八十里坐團堡鋪有二十里至三十里者如清平關巡綽至大寨泉在清遠軍之外十餘里戳章會接涇原及百一十里至版井川猶六十里又至通峽寨猶五十里上亦病其

太遠然以畫疆未定姑聽之而已布錄癸丑

甲寅宣慶使雄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劉有方為景福使以年勞也　洮西安撫司奏乞支給例物銀絹錢及袍帶等招納西蕃部族首領詔户部造金帯渾銀交椅及錦袍銀帶金帛等送熙河經畧司應副支給錢絹等不足聽以諸司封樁及軍資錢物借支訖奏布錄甲寅　孫路奏會州計置功料已備不須減步數從之仍賜將士特支布錄甲寅六月二十二日詔減步數九月一日畢工

乙卯鄜延路奏欲併廢順寧白草等寨詔從之將來更有似此可廢併去處速具聞奏

丙辰薦饗景靈宮是日大暑内侍執扇從行升皇武殿上顧見卻之

丁巳薦饗景靈宮幸集禧觀中太一宮為民祈祥先是有旨行幸差殿内親從五十人翼左右而行上自東階降赴西廊宰臣親王執政官皆為内侍所約出外上宣令於園子内行

已未軍頭司引見殿前馬軍司揀試到散祗候等殿侍長行共八十人試藝上親閱人材呼出散祗候王貴陳達問所射弓更可加斗力否皆願射兩石力弓令再射各應法並換左班殿直更減三年磨勘面賜袍帶貴自陳曾隨軍入西界眼下中箭得輕傷酬奬乞改作重傷上謂權承旨李憲等曰眼下中箭何得為輕傷邪憲等奏以未經官司勘驗詔送樞密院改正　右正言鄒浩奏臣伏覩近降指揮令鄭佑等相度燕家河若開濬後

不能行奪北流虚費人工物料逐官並重行朝典自非
聖明照見本末豈及於此不勝幸甚然今來所用水官
盡是主張東流緣此轉官擢任之人雖已重行朝典豫
嚴戒敕竊慮各官勢須力護前失規為身謀不免虚費
人工物料等事待其事敗然後黜謫則人工物料之費
其害已不貲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條具内外官曾
任水事而不專主東流之議者選用其人使與見今水
官相參措置施行庶幾利害得實不至重有勞民蠧國

之弊浩奏附遣曾孝廣前　詔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詣河北路相度措置河事孝廣嘗為南外都水丞遷都水監丞不主東流之議及是河決内黄故使孝廣按行因得申其素志此據曾孝廣傳九月十九日乞罷外都水丞　前知潁昌府吴安持請罷河北都轉運使新命從之安持六月二十六日初除河北都漕　鄜延奏西使過界乞發遣赴闕從之令以二十三日行下布録巳未

環慶進築葫蘆門三岔河東進築嵐石麟府八寨堡並賜將士特支

庚申刑部言承受制書官文書及為人掌寄制書官文書在赦前亡失不曽經官司自陳而赦後事發者不以赦原從之新無

辛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宫鄭雍卒

癸亥殿前副指揮使姚麟乞免與馬步帥同揀人從之上曰若揀選不當自可按舉曾布曰近聞多差中使同揀則雖兩省亦自無用上曰中使亦間差爾麟曲奏中使揀人之際陛𣈆惟命麟唯諾而已而獨指二帥同揀

為侵官且云愧恥殊不以中使為言步軍都虞候曹誦曰麟蓋欲因此以交結也布錄

甲子環慶路經畧司言知環州种朴領兵至赤羊川收接到尚羅格依家屬共一百五十餘口孳畜五千叚賊千餘騎來追與戰生擒監軍額伯爾并首領埒丹鄂特裕勒先是尚羅格依遣納木依卜紳報欲歸漢朴以兵迎接是日值監軍㸃檢野寨格依與首領輩皆往候之朴乃獲其骨肉及首領扎實等數家以歸詔環慶路經畧司更切

體問額伯爾如委是西界監軍即取問在西界日所管
地分人馬數目及彼界有何家屬并見闕事逺具狀以
聞仍管押赴闕所有尚羅格依家屬即多方存恤無令
少有失所及選差信實之人通達本家信號前去招誘
格依令早出漢玉牒云知環州种朴討夏賊俘監軍額伯爾首領埒丹鄂特裕勒提點
河北路刑獄王震知邠州權提點江南西路刑獄程筠
知鄂州震筠必有故當考
丙寅涇原路安撫使章楶言於鹻隈川擇地進築為寨

本處附近有鹽池周圍約及十里所産紅白鹽二色詔李諟相度措置以聞十一月二十八日熙河蘭會路經畧使孫路言新歸順西蕃大沁戩畢斯布結使首領勤巴阿勝將文字投漢願將部族地土獻與漢家所管地分西至黄河北至布嚕克丹巴南至隆科爾結一帶東至伊朗城顎勒濟格城丹巴城　至斯丹南一帶甚有部族人户見管蕃兵六千一百四十人其畢斯布結係西蕃近上酋首世族名望所管部族人馬彊盛今來率領本家人口

歸漢及獻納地土部族人户顯見忠白望優與推恩其男姪女壻亦望等第補授名目詔令路詳上項事理據投來部族人户斟酌在蕃日所管職事并事力次第具合補名目以聞此月七日云云可考又八月九日玉牒云吐蕃大酋畢斯布結内附以其部族土地來獻新紀云洮西安撫使王贍復邈川城西蕃首領勤巴阿勝以地降新録删修云熈河蘭會路經畧使孫路言新歸順西蕃大沁戩畢斯布結使首領勤巴阿勝將到文字以部族地土來獻見管蕃兵六千一百四十人其畢斯布結西蕃近上酋首乞優與推恩其子姪及壻亦望等第補官詔本路據投來部族地土多少詳察在蕃職任并事力次第具合補名目保奏初畢斯布結既以嘉木卓等四城

來降邈川諸酋相繼亦求内附時方進築會州工未畢乃詔中分其兵令孫路駐河州王贍將河州軍兵為先鋒總管王愍將岷州及熈州軍馬策應以撫納邈川諸部是月己未詔下甲子師發河州次安鄉城贍以先鋒自密藏渡過河有素相結納䜸戩等三人背盟拒㫌贍宵濟奪其隘擒䜸戩斬之丙寅遂克邈川即日以捷書聞孫路怒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讒閒自此作矣此據汪高二録

戊辰熈河路經畧司言會州城去大河不遠與蘭州事體一般可繫橋於河外建立關城實為經久之利詔孫路相度事力可為及材料已備即一面從長施行曾布因言孫路此謀甚善若度河置關即正如蘭州金城關之壯蘭州未有金城以前每歲河凍非用兵馬防托不敢開城門然此事亦大既不奏又不申密院但只以私書白章惇臣等皆素不與聞昨日章惇以此書示臣臣亦以為當然素無奏報欲未施行又慮西夏入貢後異

時不復可為故須作訪聞行下孫路措置邊事前後只以私書往還似此非一上曰如此事何故不奏青唐事尚云經畫未定未敢奏此不奏何也衆亦曰此事不當不奏上曰前後事且未論此事當詰問何以不奏遂批旨云孫路既有上件條畫因何不具奏陳令具析聞奏惇亦答書行下　二十四日甲午布錄云苗履奏會州城去河三百餘步矢石不及不可繫橋又河中有灘磧自中灘至河北岸懸崖陡岸無可置關之地　户兵部言涇原路新建城寨西安州未限定驛程經畧司相度自鎮戎軍至平

夏城為一程自平夏城至臨羌寨為一程自臨羌寨至西安州為一程仍乞平夏城驛以石門為名臨羌寨驛以秋葦為名西安州驛以𦈉摩為名從之

已巳洮西縁邊安撫司言帶領河州漢蕃兵下結宗城齊暖城且凌城窋藏堡結宗堡羅格堡又名斡布堡其新據城堡内有王子并不附順首領倉庫物料已封閉備將來軍儲支遣詔孫路依詳累降朝旨應所招納河南邈川等處頗投漢部族首領更切體度蕃情務先以

恩信撫納毋專以兵迫脅并合措置應接溪巴烏等務為邊鄙經久安便之計不得過有所圖別生邊患其所得城寨內合只以心白向漢有力量首領住坐守把或係要害須合差兵馬戍守之處子細審度經久利害務從簡便無令廣有增費財用兵力十一月二十五日當并考　孫路又以書抵章惇云且留溪巴烏以持轄正若捐數十萬縑招巴烏新附之衆歸漢則巴烏一孤雛爾曾布因草詔戒孫路惇初不從紛爭久之乃定蔡卞以布理勝乃

云大事且款曲商量不須爭喧恐觀聽不便布曰當如何衆皆云約束路不妨惇稍屈布因言公多以聲色加人布褊衷亦不能忍故往往紛爭然亦當量國事所繫不敢苟且惇曰公不容人説何嘗不婉順馬上與公言莫且更商量公便怒布曰公不自覺因何士大夫人人皆言為公所慢罵惇曰何嘗罵他但言甚道理須要堂除差遣之類布曰若但如此婉順曉之人亦不怒蓋聲色厲不自知爾惇曰公言惇心風豈不是罵布曰公言

布欲與西人畫河為界乃云是雜貨院裏婦人言語莫亦是駡否布無他所爭者皆國事不敢誤朝廷措置爾惇曰惇豈是為家事布曰公固亦是為國事但須要是爾如孫路欲逐溪巴烏而奪青唐為州郡則布死不敢從也既對亦為上陳其畧上亦以所草詔為然遂行下布再對又言章惇近於邊事凡有所欲為知同列必不合則必陰以書諭諸帥令如其旨意經營奏請如近日環慶置烽臺堡鋪及廵綽處太遠於諸路亦是惇以書

諭胡宗回令如此措置既於清平關外以大寨泉為廵綽之處已過清遠軍十里又令宗回更展至大寨泉北欲於此築城又令展至吹呺羅章之外廵綽要於吹呺羅章作寨宗回皆不敢從并封惇書相示因亦進呈上皆詳覽再三又封折可適書與宗回其言皆不可用布對三省又與惇言公多以書與兵官如折可適王贍輩皆蕃部之人何可與書一有敗事恐未免為累惇曰昔王荆公與王韶書言邊事無數布曰荆公但發書與韶

及公何嘗以書與兵官荆公是時於布無間日見荆公發書與公但以妄殺為戒爾　河東路經畧使林希言北界沿邊都廵檢管勾朔州同知多造事端自六月十三日驅擁人夫侵越取水除已為廵檢何濯約回經一月有餘不至今月十八日復來取水其同知往來戎帳節次已具奏聞緣北人自前歲改移東偏頭稅場去歲拆石墻今歲不受牒便於賈胡疃興建場屋又過天澗取水及有分水為界之語蓄謀三年發於今日竊恐其

勢未已除已牒折克行選差使臣前來依朝旨隨宜應接外緣方當進築之際正藉克行及其子可大帶領兵馬在北界防托深慮那移兵馬前來其本地分廵檢兵數又少如北人再領人馬數多過來陵犯何濯等若便行應接深慮兵力不敵兼恐别生事端已密諭何濯等及折克行所差使臣但嚴勒兵馬把截取水道路過作隄備不得輕易便行鬬敵其北人所創税場本為私相買賣既嚴禁互市自足以破其謀今若更來取水亦不

必與之力競候進築了日軍馬各歸沿邊有備至時尚來取水不已即别有措置隨宜應接亦未為遲從之何灌祥符人墓誌云三年為河東第九副將兼沿邊同都巡撿使此二年已稱巡撿恐墓誌或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八月壬申龍圖閣待制知瀛州盛陶知河南府寶文閣待制知河南府陸師閔知瀛州言者論陶昨在元祐中詆誣先烈協比權臣排毀舊弼詔陶知和州知和州在初五日今并此七月二日鄒浩言師閔可考 朝奉郎提舉措置出賣

晉隰州礬事高昌庸提舉京東河北鹽稅要考此二事提舉官係何年月置涇原奏折可適姚古已領兵馬二萬進築會州城鹻隈未畢功料令將官雷勝通判原州种建中繼成之布錄壬申詔陝西河東保甲雖不經調發並免冬教先降德音須經調發乃免而近歲以邊事例皆免放故也布錄壬申

癸酉宰臣章惇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大理少卿劉賡進呈新修海行勅令格式惇於上前讀所進表畢取勅令

格式一帙進讀其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勅令修立者上問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對取其是者修立上又問所取元祐條幾何惇等對有數遂進呈新書所取元豐元祐并參詳新立件數上曰可於冊内逐條貼出上又問元祐勅令何人修惇等對蘇頌提舉惇等又讀太學生聽贖上問新條耶舊條耶京對臣等參詳新立蓋州縣醫生尚得聽贖太學生亦當許贖又讀祀令致齋條上問新文舊文惇等對皆舊文次進呈格式件

數上曰元豐止有賞格元祐都無惇等對曰然惇又言所進看詳冊稍多乞止進淨條入內餘付有司上令皆進入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章惇安燾提舉右中散大夫都水使者鄭佑知峽州朝奉大夫權提點河北東路刑獄李仲權知蘄州朝奉郎北外都水丞李偉通判秦州用元符印報增入此必緣河事下遷當考九月十六日罷祐等兵部侍郎黃裳言南郊大駕諸旂名物除用典故制號外餘因時事取名伏見近者璽綬元符日垂重象太清道氣呈祥武夷仙鶴迎詔此其顯者

臣請制爲旂號曰玉璽曰寳符茅山之上日有重輪號曰重輪太上老君眉間發紅光號曰祥光武夷君廟有仙鶴號曰祥鶴詔可　環慶路經畧司言定邊城蕃部廵檢趙世良懷安鎮廵檢吹寜擒到逃叛蕃部博裕勒并妻吹瑪寜　詔趙世良特轉一官吹寜減三年磨勘仍各賜帛有差　涇原走馬奏昨進築兩堡子得旨與特支今止築一堡未敢喝賜詔以昨進築正是炎熱之際特依已降指揮支給餘一堡子將來進築已秋凉更不喝

賜堡子元無例特支也布録癸酉　朝請大夫賈青奏望立
法將合舉官臣僚每歲所舉官分為上下半年奏舉從
之　樞密院言梁從政申元豐七年朝旨親事官教頭
揀中親從官依舊赴親事官營充教頭諸營相去多遠
往來作過不便乞別選教頭上曰此誠不便曾布曰雖
是元豐七年指揮乃因石得一申請故從之爾上曰此
自當改布展紙尾已擬定元豐七年指揮更不施行上
曰甚善布因言近歲姦憸之立朝者多以元豐之法為

不可改一有議論及此則指以為異意欲以羅織善類又或挾此以遂其私意近科詔下有司檢近例欲以國子監解額許開封府舉人就試蓋士人有且養且耕者私計多不能入太學又他處無户貫即不得應舉衆皆以為未便獨蔡卞堅執元豐七年先期已罷不可改同列自章惇而下議數四終莫能持惇歎曰此豈先帝所為此時正足下及舒亶朱服葷力主此議耳聞者莫不然之既而諫官鄒浩上章極論上亦以元豐已罷拒之

蓋先入之言也卞自此專政益甚於前日矣

甲戌太原府地震　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將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北流隄岸尋又詔東流所管都大官員巡河物料場使臣選擇差那往北流向着埽分照管勾當布錄甲戌　涇原奏苗履已赴會州進築　呂惠卿奏西人欲於舊界首約回人馬遂以新定巡綽處

鼐旺井諭之尋即聽命布錄甲戌

丙子章惇等言請將申明刑統律令事已收載衝改者

更不用外勑令事未經去取衡改者合依舊施行及請自二月後至頒降前續降相照添入或尚有未盡及合刪修事件類聚以聞至來年正月一日施行從之　淮南路轉運副使李孝廣知同州

丁丑朝奉大夫吏部員外郎王祖道為左司諫著作佐郎崇政殿説書周常為起居舍人布論常在元年八月甲辰太常丞陸傳為考功員外郎

戊寅録故供備庫副使張德男璉琚女夫劉威王奇並

三班借職以德死事也　河東奏朔州同知爭賈胡疃事宜寧息北人自去歲欲遷東偏頭稅場於賈胡疃徑入久良津買賣朝廷以創改事端令邊吏移文拒之云久例於東偏頭村往來買賣難議創行改移後數移文至不肯收受又於賈胡疃創建稅場屋宇及開石墻越漢界於天澗及黃河取水至以兵仗擁護取水人過界射傷巡卒林希曰一奏以為北人恐因此生事又云欲以黃河分水為界又云聚兵數千欲據漢界取水朝廷

亦令折克行相度廳接曽布數論希以為探報皆虛聲建税場破石墻過界取水皆同知者麄暴妄作不足恤希憂恐不已既而果無事仍奏云更不發日奏上亦哂之　涇原進築鹻隈畢工賜帥臣以下銀合茶藥　詔熈河依界道圖樣以十里為一方取見今城寨地名考尋古驛程相去里數畫西蕃圖聞奏　是日賢妃劉氏生皇子閏九月二十四日辛

巳卯以皇子生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諸陵　詔

袁州仰山木平山石塔各賜額仰山曰瑞慶木平山曰會慶舊本特詳今從新本 熈河蘭岷路經畧使孫路言七月二十五日王贍已收復邈川城按邈川係古湟中之地東北控夏國右廂甘涼一帶西接總噶爾青唐巢穴部族繁庶形勢險要南距河州一百九十餘里東至蘭州二百餘里請建為湟水軍詔路詳畧降約束指揮施行舊録云元祐中嘗恐夏人合邈川青唐為邊患至是武功遐暨一舉而盡有其地新録辨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元祐中恐夏人合邈川青唐遂為邊患不為過也人主務安邊保民至於用兵蓋不得已耳夸大武功非所宜

也删去二十八字先是曾布言王贍纔得邈川一處便乞建軍恐將來乞朔置郡縣不一非朝廷累降約束令於邊防經久簡便可行及不得增廣邊費之意此請未可從章惇力欲從之同列亦皆依違無定論上曰洮州須置州恐亦須有合置州軍處布曰洮州當置州乃臣所論先朝以熈河洮岷為一路今乃方得洮州又先朝以熈河蘭會為一路今乃方得會州皆所以成先朝之志也蔡卞曰若如此即一般布曰不同若於邈川青唐皆置州

郡臣恐未易饋餉孫路嘗告諭西蕃部族云一邱一隴地不要他底今𠝹置州軍官吏將佐兵馬戍守之費皆須朝廷饋運應副經久未易支梧兼朝廷所少者非土地一向貪荒遠之地但疲敝中國爾先朝𠝹熈河一路元祐之人皆以為財力不給可棄今乃更於熈河之外𠝹置州縣豈易供給上曰元祐之人云窮天下之力以奉熈河一路又以為可棄此言皆不當莫不足取惇卞紛然以布為非先朝而是元祐布曰元祐之人以熈河

為靡費財力不可經久於時政記中具道其非亦嘗納
陛下前陛下必記憶臣今日之論但謂於黄河之外青
唐邈川剏置郡縣則為不便非以熙河為非也兼惇嘗
言得青唐邈川則如臣之説置一都護總領最為穏便
今若剏置州郡則自有知州知軍更安用都護莫與惇
初開陳之語不同否然此皆紛争之語不足煩聖聽臣
以為當俟一切撫定河南邈川之後然後據地理緊慢
畫一措置甚處係最要害合建置州軍甚處係以次合

差兵將人馬戍守甚處只令以本處首領心知向漢有力量者守把住坐候奏到朝廷折衷乃可定卞曰適三省論議亦待如此布曰臣愚慮如此亦不曾聞三省議論亦不曾說與三省但適方於陛下前開陳爾衆皆以為當然上亦稱善遂依此降指揮再對布又言臣適及熈河事葢以為先朝措置熈河如此尚不免後人論議今若於青唐多置州軍廣戍守兵馬則未易供饋何以免後人論議臣於措置邊事不敢不為朝廷遠慮故不

敢詭隨衆人望陛下裁察上頗忻納上始言洮州不可不建州惇遂曰曾布初不肯築會州只要築伽羅淺井亦如今日事布曰臣不曾言不築會州不知在甚處説有何人見惇曰蔡卞以下俱見上目卞卞曰不記得布曰如此是臣無此語當時經營靈平平夏即有築天都及會州之意及鍾傳築淺井便議點遂皆臣首建議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惇默然於是布又言初引章楶作帥是李清臣陛下必記此事上曰記得布曰初命章楶

作秦帥楶願就涇原乃是欲經營天都之事臣亦以此丁寧諭楶令次第經營楶既到官是年春遂興此役臣何縁有不築會州之語今孫路與王贍爭功衆論猶以為非矧在廟堂却欲爭占進築會州不出他人是出已意此與孫路何異如此豈不取笑中外上極哂之布又嘗對三省言臣向曾論西事欲且畫河為界章惇以臣為雜貨院子裏婦人之言今日又自天都會州遂收斂邊事章惇亦稱善昨駡臣時三省所共見衆皆黙然布

又曰臣得事陛下已五六年前後議論無不可復却不似他人一日説得一般上笑而已布録丁丑事十六日移路河南府
庚辰詔今後應國戚命婦人入内如輒敢將帶曾納内中放出及作過經斷宫人入内者並以違制論許諸色人告　詔封東嶽天齊仁聖帝長子為祐靈侯第二子為惠靈侯第四子為静鑑太師第五子為宣靈侯以本路言父老相傳嶽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雄大將軍皇朝封炳靈公其餘諸子並無名爵故有是詔

辛巳以皇子生權侍郎已下稱賀德音降天下死囚流以下釋之　太平州司法參軍詳定三司勑令所删定官陳彥恭授宣義郎新本削　福建路轉運提刑提舉司奏舉鮑祗江公望江東轉運提舉司奏舉呂柷耿樞夔州路轉運提刑提舉司奏舉劉襄李公彥堪備擢用詔並乘傳赴闕令閤門引對江公望新定人泉州永春知縣　詔令後諸王府并大長公主以下諸宅都監入內勾當使臣三年任滿並不許陳乞再任　涇原路經畧司言脩築鹻隈

寨畢工詔以定戎寨為名西人謂鹽為𪉖謂窪下處為隈有鹽池長十里産紅鹽白鹽如解池可作畦種云布録在乙亥今附此七月二十五日進築八月一日畢工環慶路經畧司進築葫門三岔新城畢工詔以寧羌寨為名賜帥臣以下銀合茶藥四月二十二日七月十八日八月二日河東築河外四寨堡畢工再賜帥臣以下銀合茶藥六月二十六日樞密院言熙河蘭會路收復邈川青唐等城并接納大小首領部族不少其將佐漢蕃士卒暴露甚勞詔軍兵等各特支有差將佐

候經營措置了日具功狀以聞　是日苗履言進築會州於會州川口興功三日孫路移文於巴寧原進築而巴寧原地形險惡枯燥不可建州履不敢從詔孫路候進築會州了日取旨　五月二日路乞築巴寧原十六日路改河南府十七日姚雄知會州九月一日會州畢工時路已替矣　案元符二年五月癸卯孫路言王愍踏逐到巴寧會可進築詔路審度六月丁亥路言巴寧會可以置州已依朝旨計置材植實據苗履踏逐今苗履又言險惡枯燥不可建州前後不相符又此段俱作巴寧原亦與前異布錄與此正同

賜收復邈川城軍兵特支

布錄

辛巳

乙酉尚書省言熙河路近撫納西蕃一帶部族内邈川河南皆已歸漢詔賜錢一百萬貫計脩葺新收復衝要城寨材料并糧草支用　涇原奏鎌隈與打繩川分畫地界事干兩路議論不同乞斷自朝廷詔以打繩川係熙河路合進築處令熙河管認地分進築布録乙酉九月十九日

詔免河北被水保甲冬教布録乙酉

丙戌寶文閣待制知熙州孫路措置邈川事乖錯移知河南府以寶文閣待制知慶州胡宗回知熙州九月十二日宗

田初至熙州隴右録孫路以元年八月二十七日自慶州改熙州二年閏九月七日改瀛州始孫路疑王贍狡獪難制其招納邈川贍實將先鋒王愍策應蓋使愍監贍也贍與愍次羅格隆珠黑城將趨邈川贍忌愍分其功紿曰晨朝食畢而行愍以為然贍乃夜半傳發平明入邈川愍徐覺之整陣而行日加午始至則贍已據府庫矣處愍於佛舍而遣蕃將谿下老哈默布納木宗三城路尋召愍至河州與之同還熙州贍留屯邈川時八月辛未朔也其五日乙亥總噶爾大酋色欽覺克求

內附瞎遣使臣王詠等將五十騎赴之及懸以瞎據府庫事告路路素已不樂瞎因是檄瞎如河州督糧瞎實首議取吐蕃朝廷委信之初復邈川即經營總噶爾青唐而路遽奪其兵權又以懸為都統領瞎為同統領衆弗謂可而瞎亦具訴於朝廷王詠等既入總噶爾諸羌連結為亂白晝攻刼倉庫色欽覺克不能止王詠等登子城樓去其梯以自固馳書告急經畧司勾當公事王厚時在邈川與同總領蕃兵將高永年謀之永年曰此青唐成

敗之機勢不容緩若待安撫還自河州則無及矣安撫謂瞎也永年請以千騎往厚許之永年遂同蕃官李楞占訥芝等如總噶爾李楞占訥芝者李尊之孫總噶爾乃其部人也巳卯過星章峽詠等復遣人來趣永年等即日至諸羌為亂者聞之皆踰城遁去收見糧得四萬餘斛因自總噶爾至邈川置流星馬開星章峽路乙酉慼先引麾下兵出星章峽入總噶爾城瞎尚駐邈川更與慼交訟朝廷方主瞎不直路奪其兵權曰首議者瞎也路欲擠

其功所以令愍往邈川招納又令贍悉聽愍指揮既而却攜愍歸熈州留將官馬用誠李忠代愍肆為姦欺故移路守河南而使宗田帥熈河蘭會仍罷愍都統領章惇初主孫路數與曾布爭論既而知路不可主乃言路對人多不語及獨坐乃語如病心狀布即具以白上於是上曰孫路果是失心惇亦毀之上曰路如此須行遣布曰賴轄正溪巴烏相持未決故遷延反覆如此未至敗事不然豈不誤邊計也此據高汪二錄增脩汪云路使愍統制軍馬而贍副之贍

將前軍愍將後軍按初舉兵入青唐贍將先鋒愍策先鋒未始分前後軍也其命愍為都統制而贍為同統制乃克邈川後檄贍督糧河州時在八月初五六間髙云初十日路始改命亦恐誤汪云胡宗回至熙州即以都統制還贍汪又誤按髙云宗回至熙州乃九月十二日而愍受朝旨罷都統制實八月二十一日葢朝廷既移路守河南相繼即還贍都統制不待宗回至熙州矣今參取其合者曽布日録丙戌同呈王贍申經畧司勾追河州總噶爾首領方乙歸漢已遣使臣部五十餘騎往據總噶爾而經畧不肯應副兵馬恐溪巴烏旦夕入青唐遂得旨孫路知西京胡宗回帥熙河髙遵恵帥環慶青唐既亂溪巴烏入錫勒噶爾王贍首經營招納遂渡河入邈川城孫路欲掩其功乃令王愍申云經畧司指授令前去邈川招納仍令王贍一聽王愍指揮既而却擒王愍歸熙州今又以將官馬用誠李忠招納邈川部族遣王贍歸河州撥發糧草葢欲歸功經畧司而逐贍使不

得與事朝廷察其為姦欺累降旨令專委王贍經畫詔旨未到閒路前後指揮不一乖錯日甚一日章惇初主之數與布爭論既而理屈乃云章縡曾言孫路對人多不語及獨坐即自語言如病心狀布對三省亦嘗以此語奏知是日上云孫路果是失心惇亦力毀短之再對上又云孫路如此須行遣布云賴轄正溪巴烏相持未決故遷延反覆如此未至敗事不然豈不誤邊計孫路墓誌云時青唐部族自相殘戮巨酋畢斯布結以河南來歸路遣兵迎取之而邈川之酋率眾內附於是焚星章棧道絕青唐之援斷納木宗險要過夏冦之路而邈川地數百里眾數萬人皆為我有朝廷賜名為湟州自此青唐單弱轄正遂舉土以降眾論謂宜厚予金繒以嘉其來路曰羌部亂離去危就安理之常也當以中國威福撫諭之使復其故居而已耳昔漢武帝納渾邪王十萬之眾可以為戒眾又謂尚有隆贊未出可據青唐為綏定計路曰亦非也當據總噶爾城招來大酋森摩乾展

等數輩則隆贊自出而青唐定矣衆皆歎服其策事方經始移守西洛邈川降在七月二十五日丙寅以邈川為湟州在閏九月四日癸酉路移河南乃八月十六日丙戌也戶部侍郎高遵惠為寶文閣待制知慶州代胡宗回也丙戌日事翌日詔宗回進築環慶路城寨畢又加寶文閣直學士丁亥日事始蔡卞言高遵惠以元祐中言事可采召還戶部未幾又補外朝廷雖以擇帥故不得已令去外議但云遵惠以攻賈種民忤執政故逐去上曰別有何人可差章惇曰亦曾商量無可帥者曾布曰若稍加旌寵足以解衆疑亦與三

省議但改龍圖閣待制黃履曰只要是待制上曰與寶文閣直學士蔡卞曰甚好上曰與龍圖閣直學士亦不妨衆皆以為好布因言遵惠進職則胡宗回不可不除職宗回築五城寨昨復待制只速得兩月上顧衆執政曰合與否衆黙然惟惇與許將曰當推恩遂除寶文閣直學士此據布録丁亥所書進職實録具之

丁亥詔修復會州就差四方館使秦州刺史知鎮戎軍姚雄知會州兼管勾沿邊安撫使充熈河蘭會路兵馬

都監五月乙卯初詔經營九月庚子朔畢工　東上閤門使威州刺史知德順軍姚古權管勾鎮戎軍兼管勾涇原路沿邊安撫司公事兼第五將其會州合置通判職官曹官都監監押巡檢等並依西安州例施行除會州通判堂除外其餘員闕令經畧司一面選差官權管勾　詔王贍招撫到西蕃部族不少及已收復邈川城特與復禮賓使權知河州管勾洮西沿邊安撫司公事　又詔西安州靈平寨妙娥山湫神以靈祐廟為額

戊子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石豫言竊聞𨵦村水
漲其勢不至湍悍若加救護可無決溢之患而有司坐
視不救意謂上流決溢則下流減殺蓋河口易以閉塞
僥倖逃責以致今日全河北流渰浸人戶田苗成此大
患望根究詰實重行朝典以誡欺罔詔王祖道體究以
聞舊錄云監察御史石豫言聞𨵦村水漲不甚湍悍尚
可救護而有司坐視意謂上流決溢則下流減殺蓋
河口易以閉塞僥倖逃責至於今日大河北流浸民田
廬望根究黜責以誡欺罔詔王祖道體究以聞河順下
北流先帝已降詔旨而豫以為欺罔誤也新錄辨云大
河流溢非細微可隱之事既按視之必得其實若果如

豫言浸民田廬則黜責有司以戒欺罔宜矣今不論事之虛實而即以豫言為誤蓋私意也今刪去十九字鮮于綽傳信記論北流事附紹聖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可考

樞密院言近降朝旨令孫路苗履相度會州依蘭州金城關例跨河為浮梁修置關城今會州進築甫畢慮事力未及詔經畧司指揮苗履如委是未曾修建關城即疾速權暫繫橋於黃河外擇地修築烽臺及巡綽所至之處明立界堠包占合修關地基在內

二十四日

詔諸上殿進呈文書並批送三省樞密院不得直批聖旨送諸處違者承受官司繳進

以聞　是日青唐大酋森摩乾展及董戩妻契丹公主鄂特淩古妻夏國偽公主輝和爾偽公主等遣酋長李阿旺以下六人賫寶玉至總噶爾城通欵王贍諭以朝廷招撫之意及賜袍帶等物即日遣還十八日戊子　青唐主轄正既為乾展等逼逐移居青唐新城棄其印於舊城而去先有蕃字來乞補漢官尋與妻子削髮為僧尼入城西佛舍時七月庚午也蓋蕃俗為僧尼者例不殺轄正但欲逃死耳此亦參取汪高二録增修　詔安州雲夢縣楚令尹子文

祠封崇德侯

己丑宣政使萊州防禦使内侍押班吳靖方為内侍右班副都知後數日上謂曾布曰靖方久在前省合與遷後省仍曰先帝曾任使布曰先朝與梁從政同列在前省誠已歲久上又曰每語及先帝即流涕被面布曰此衆所共知乃出於至誠也上曰待批出與後省遂除入内副都知入内副都知在乙未二十五日除　劉安西城以北六寨隷會州布録乙亥　鄜延奏繳宥州牒本云人使未見赴闕已

是疑阻又諸路修築城寨擄掠人口未已請止絶答以諸路進築係西夏作過已來先得朝旨本路難議移文止絶人使已於二日赴闕候到朝廷必有處分布録己丑苗履奏熈河硬探人殺星多實鐘斬首不及為西人奪去但得其所乗騘馬及器甲等實鐘乃貝中弟挺身出戰衆殺之　章楶奏乞致仕詔候來春取旨

辛卯熈河蘭會路經畧使孫路言近緫噶爾大首領等獻納本城已指揮王贍差使臣一兩員并蕃官李楞占訥

芝同共將帶合用蕃漢人馬前去守把又據蕃官李楞占訥芝稱青唐森摩乾展青珪倫正結等將文字來請心白旗頭巾歸漢今來青唐部族離亂人心不定若差人馬來青唐酋首即便出漢巳差都鈐轄王愍統領熙河岷州漢蕃將兵赴總噶爾城應接招納詔熙河蘭會路經畧司如王贍在總噶爾城即令王愍在邈川巳來照應若王贍巳入青唐須王愍附近應援即指揮往總噶爾城又言李楞占訥芝遣人將文字稱青唐遣人前去迎轄

揚烏前來青唐為主今聞青唐已亂遣去人未敢回歸又緣轄正已遷在青唐外城萬一轄揚烏乘虛領衆徑入青唐其勢方盛未必肯歸漢既未歸漢即河北緫噶爾一帶部族勢必須歸轄揚烏灼然之理無可疑者轄揚烏初領衆來邈川住坐本望漢家與之為主借助聲勢平復嘉勒民故土今已失望雖通歸漢之意心懷疑貳未必有決然出漢之期方在疲困兵勢未盛之時宜速處置不可少緩亦未見招納次第觀今青唐事勢已是離

貳轄正決須歸漢若更添差人馬應接前去總噶爾張耀聲勢大事必集詔熈河蘭會路經畧司指揮王瞻且在邈川總噶爾青唐城已來招納未出漢部族及具措置事件申經畧司相度施行事畢如可以歸河州即稟經畧司措置經畧司奏所稱轄掛烏即溪巴烏次子隆賛時朝廷已有詔罷王愍都統制而愍未受詔也青唐録載二事並依實録但稍刪潤其文耳然實録並在二十一日青唐録乃云八月十九日不知何故　河東路經畧安撫都總管司言麟府嵐石路進築大和谷彌勒川

星隆嶺奎𧄍嶺寨瑪克㟧年小紅崖精愛格葉嶺堡並已
畢工詔大和谷賜名大和寨彌勒川賜名彌川寨星隆
嶺賜名通秦寨奎𧄍嶺賜名寧河寨瑪克㟧年賜名大和
堡小紅崖賜名彌川堡精愛堡賜名通秦堡格葉嶺賜
名寧河堡添置第十三將令管勾通秦寧河彌川寨至
接連麟府地分第九將管勾葭蘆吳堡神泉烏龍寨至
接連鄜延路地分其第九將舊在烏龍寨駐劄移於葭
蘆寨副將在神泉寨駐劄移於烏龍寨新置第十三將

差莊宅副使張世宗於寧河寨駐劄副將差降授供備庫副使準備將領李俠於彌川寨駐劄所建三寨戍守兵馬於麟府路軍馬司保德軍及烏龍神泉葭蘆吳堡沿河津寨勾抽攢那上番及駐泊兵馬赴諸處戍守并弓箭手等並隸第十三將訓練所有第三副將舊在神木寨駐劄今本寨已係近裏移於大和寨其第九將部隊依舊隸本將外部將供備庫副使賈達供奉官閤浩隊將苗昌借職髙俊軍將郭惟忠改隸第十三將第九將

以七千人第十三將以六千人爲額令都總管司以本路漢蕃近便兵馬充如不足量合要戍守人馬數目於駐泊軍馬内差填又詔以大和寨隷麟府路以通秦彌川寧河三寨隷嵐石路以通秦堡隷通秦寨寧河堡隷寧河寨彌川堡隷彌川寨大和堡隷大和寨其逐堡使臣請給人馬糧食草料並於所管寨支請所有將官寨主監押部隊將并把截廵檢任滿酬奬並依神泉烏龍寨三交堡已得指揮施行令河東堡寨並廢守禦其舊

來合差逐州弓箭手捉生番兵守把去處各已廢罷別無差使所有上件人馬分作三番其嵐州所管弓箭手等輪差於第十三將上番分擘於彌川寧河二寨其石州所管弓箭手等輪差於第九將上番分擘於通秦神泉烏龍寨自河東路至賜寧河堡可用舊本自以大和寨堡至烏龍寨可用新本今并列於此新録

河東路經畧司言麟府嵐石路進築大和谷等四寨瑪克密年等四寨並已畢工詔賜寨名大和彌川通秦寧河四堡各附寨為名以大和寨堡隸麟府路通秦彌川寧河寨堡隸嵐石路添置第十三將令管勾通秦寧河彌川寨至麟府地分差莊宅副使張世宗為第十三將於寧河寨駐劄降授供備庫副使李供為副將於彌川寨

駐劄以第九將勾當葭蘆吴堡神泉烏龍寨至鄜延地
分其第九將移葭蘆寨駐劄副將烏龍寨駐劄第三副
將移大和寨駐劄第九將以七千人第十三將以六千
人為額以本路漢蕃兵馬充如不足於駐泊兵馬内差
填其河裏堡寨舊來合差逐州弓箭手捉生蕃兵守把
處各已廢罷可分此人馬作三番嵐州所管弓箭手等
輪赴彌川寧河二寨石州所管弓箭手管輪赴通秦神
泉烏龍寨林希傳云希至踰月經畫石之神泉麟之銀
城通道兩間而出敵境選將士分行相視且遣其屬會
麟府嵐石軍馬於境外圖其地凡二百十四里以聞合
兩路之師凡十萬進築十有三日而八城畢哲宗覽奏
奬其神速以諸路進築雖多未有城八壘於旬日之間
者也此傳頗夸希蓋因孫覽所經畫乃能速成也畢仲
游誌覽墓可考希傳詳見二十五日大觀元年四月折
克行傳云時詔河東進築八寨通道鄜延帥遣秦希甫
至議築先後克行請以兩路兵同時深入先築遠者出

賊不意田兵治近則固已在吾腹中矣希甫曰由近及遠進築法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八城已定乘士氣之銳利在神速若徐圖之士氣怠矣希甫執不可克行并上二議帥用克行策卒城之八寨成諜言賊至諸將皆戒嚴克行請解嚴衆曰邊訊甚急克行曰彼自擾耳已而果然此事當考詳增入

呂惠卿奏乞許西人依例遣使遺進及行弔祭令奏聽朝旨布録

二十一日辛卯二十五日乙未許狀接

廣西經畧司言宜州溪峒申有安化蠻人約三千餘人攻圍德謹寨與官兵鬬敵敗散歸峒斫到賊頭七級已差權知宜州鈐轄雍斌等領兵馬前去照應詔經畧司嚴切指揮宜州溪峒并差兵將

及城寨官等體探蠻賊結集次第虛實過作隄備如蠻人再來作過即整兵乘機掩殺

壬辰以皇子生宴羣臣於集英殿　王慇駐總噶爾城孫路數移檄促慇入青唐慇與諸將欲以輕兵入之高永年曰青唐自廢其主必有姦雄得衆心者今雖通款其衆未必悉從須重兵以臨之厚賂以結之恩威並行乃可也不然事必不濟永年又説慇曰王贍始未經營今不預行恐致後悔慇納其説是日慇被旨罷都統領未

行大酋青珪倫正結等四十九人來降翌日癸巳轄正挈其子及親信數十人趨總噶爾懸出城受其降翌日遂以轄正如邈川初轄正既舉家削髪為浮屠以紓死尚聞綽爾結等謀迎立溪巴烏恐難未巳又知官軍巳入總噶爾地近故跳奔後九日王贍自邈川歸轄正于熈州

二十二日王懸受詔罷都統領還河州

癸巳左朝議大夫寶文閣待制知熲州章衡卒

甲午樞密院言河東路經畧使司林希奏稱先帝元豐

中於鄜延路進築米脂葭蘆吳堡三寨以葭蘆吳堡隷河東路自是嵐石之人始戍河西然賊境在目欲出不可窓睇麟府猶迂十舍自前年復葭蘆去年築神泉今年築烏龍通接鄜延稍相屏蔽今又北自銀城南自神泉幅員數百里閒樓櫓相望鷄犬相聞横山之腴盡復漢土斥堠所及深入不毛秦晉士馬更為聲援自此嵐石遂為次邊麟府不為孤絶實自先帝經始葭蘆以為今日通道之根本望建葭蘆為軍賜美名以彰元豐之

聖烈詔葭蘆寨特建為晉寧軍九月十四日分路九月二十五日添兵曾布日錄云同呈熈河王贍等奏事宜又呈孫路奏前後招到西蕃大小首領蕃僧等三千餘人又河東奏乞建葭蘆為軍詔以葭蘆寨為晉寧軍以知軍為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州都廵檢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廵檢知軍以下聽經畧司奏舉一次置通判職官都監曹官主簿共六員所省廢沿河津寨官十八員令晉寧并八堡寨置官十九員所增者知軍一員而已嵐州減通判職官各一員故除大和寨堡隸麟府路餘六堡寨并神泉烏龍吳堡皆隸於晉寧

孫路奏前後招到西蕃大小首領蕃僧等三千餘人布錄甲午

苗履奏會州城去河三百餘步矢石不及不可繫橋又河中有灘磧自中灘至河北岸五

里懸崖陡岸無可置關處布録甲午十七日案此奏已見七月戊辰注此處複出

乙未端明殿學士中大夫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林希為太中大夫資政殿學士以進築大和等八堡寨畢工也孫覽以四月二十五日罷太原林希正月二十一日實先自杭州除端明往代之

朝奉大夫提舉崇禧觀孫覽為寶文閣待制知光州以前知太原進築烏龍神泉寨畢工也布録是日以諸路進築了當呂惠卿移鎮林希改資政仍遷太中大夫孫覽復寶制與小郡上云覽只恐人言未已初欲與轉官既而令與復職惠卿移鎮在丙申林希傳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奏河東新邊募弓箭手乞專置提舉官以董訓之希内取僚

吏外分遣將佐事無巨細皆親裁決文書夜下皆切中事機合兩路之師凡十萬進築十有三日而八城畢希奏曰臣所築四寨四堡地形險固綿亘三百餘里控制賊馬路四十餘處其西即沙磧地而本路包占橫山已盡前此葭蘆祇麟府往返渡河動輒旬日今徑其外一有追呼晝夜可至又直接鄜延聲援相應河外邊面始得通完乞賜立堡寨名以壯邊圉哲宗覽奏獎其神速以諸路進築雖多未有城八壘於旬日之間者也進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各堡寨賜名大和彌川寧河通秦云希復奏建葭蘆為晉寧軍悉以八堡寨隸焉於是省並河堡寨置津渡越河為梁以徙戍兵又奏新邊地置營田司募兵民以耕朝廷遣較邊實歲得粟十餘萬石

鄜延奏宥州牒西夏欲以國母亡遣使遣進呂惠卿言西人恭順不虛乞與收接表狀及行弔祭之禮詔令

受宥州牒諭以候奏得朝旨牒報布録二十五日乙未二十一日辛卯初令

聽旨

詔熈河速相度築打繩川布録乙未

內侍副都知吳

靖方為入內副都知孫覿云吳靖方三朝隨龍徽宗踐阼止帶左藏庫副使與前省押班

當考

是日樞密院再對上謂曾布曰中書舍人闕殊未有可除者布曰以次補則起居郎舍人皆當遷上曰周常近方除孫傑如何人布曰職事亦頗振舉但未知文采如何耳上曰論賈種民事亦皆當布曰高遵惠論種民事亦當上曰遵惠又補外布曰臣初欲引為都承旨

如遵惠詳熟曉事豈易得上曰誰可帥者布曰實難得
人孫覽始復職又未可便擢上曰且候布又曰詞臣尤
難得人如前日龍喜宴朝廷慶事樂詞無一堪者不足
以稱揚朝廷慶喜之意上曰殊無可道文字極少只數
句爾布曰只如皇子慶誕降一德音乃與四方同慶詔
語亦殊不及稱副盛事上大笑極以為然因言蔣之奇
如何布曰之奇文字雖繁然却有可道亦時有好語非
蔡京可比上曰蔡京誠不可比之奇布曰何以逃聖鑒

因言文學之士雖為難得然以天下之大文物鼎盛之
時豈可謂無人但以執政好惡人材隔塞者多如陳瓘
輩文采作舍人有餘然執政不肯用陛下向排衆論擢
葉濤沈銖等莫不稱職今如濤輩未見其人上曰郎官
中有能文者否布曰三省所稱但如葉棣輩爾上曰鄧
棐如何布曰臣不識之亦不知文采如何只如昨舍人
闕三省用劉拯擢及制詞出取笑中外上又問劉逵如
何布曰亦不知逵有文采否然如逵人物亦恐可進擢

陛下以中外闕官為念誠今日急務只如陜西河東河北三路皆闕提刑陜西止有孫貢一員又已體量到三路皆冬教保甲之處豈可全闕又如淮南兩轉運使俱罷亦不除人如此諸路豈不闕事望更留聖慮上再三然之孫貢體量到在閏九月三日

丙申保寧軍節度使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吕惠卿特授檢校司空武勝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以進築暖泉寨金湯城畢工也　故入内押班贈昭化軍

留後劉惟簡特贈節度使以隨龍恩也此據布錄惟簡卒在紹聖三年

三月二十八日環慶奏張誠以下冒賞詔將佐及蕃官與免降資借職以下依熈秦冒賞人例以殿侍軍將効用等名目降資布錄丙申

丁酉詔宗女夫亡服闋歸宫改嫁者聽　樞密院言王贍等申招納青唐王子轄正并大首領旦夕出漢乞降招納推恩支賜詔轄正與舊官仍依初除并遣使例支賜對衣金帶銀器紬絹其溪巴烏與轄正一等推恩第

一等謂如森摩乾展結斡磋之類與正任刺史銀絹錢各三千第二等與諸司使帶遥郡刺史銀錢絹各二千第三等諸司副使銀絹錢各一千第四等與内殿崇班銀絹錢各五百第五等與左侍禁銀絹錢各二百並賜錦袍刺史與金帶諸司使已下與鍍金帶一條如有帶到弟姪兒孫及手下勾當人亦當比類官職安排小首領已下並令經畧司斟酌事力相度比類於軍主已下至副使兵馬使職名安排該説未盡奏聽朝旨比類推

恩新本删修云樞密院言王贍等申招納青唐王子𨌫正等并大首領旦夕歸漢乞降招納恩賜詔𨌫正與舊官仍賜對衣金帶銀器紬絹溪巴烏與𨌫正一等推恩第一等如森摩乾展結斡磋之類與正任刺史次與遥郡刺史至左侍禁各賜金帛袍帶有差餘人該説未盡並令經畧司奏聽朝旨比類推恩

𨌫正既來降綽爾結更説森摩乾展等與契丹夏國公主以騎二百迎立溪巴烏次子隆贊為國主河南大首濟實木將百騎身送之戊戌入青唐始綽爾結謀奉杓贊而逐𨌫正不克遂怵王贍以經營吐蕃𨌫正卒被乾展等迫逐綽爾結自謂已志得行遂不欲屬漢故復奉隆贊青唐

録云八月二十八日森摩乾展與契丹夏國公主以騎三百迎溪巴烏入青唐立其子隆賛為國主夏人亦引五千餘騎攻斯桂鼎南宗堡王贍以蕃兵擊走之詔苗履康謂李澄選兵馬同王贍入取青唐曾布云云事具九月八日布録丁酉同呈王厚申轄正森摩乾展等皆有歸漢之意得王愍王贍兵馬早到則青唐旦夕可定乞降招納例物而王贍十五日奏云已到邈川而王愍先馳五十騎往總噶爾城云愍與西蕃人情不熟萬一人情未順不可退縮乞詳酌指揮又云轄正森摩乾展等昨累遣人欲歸漢既而孫路令贍歸河州却聞森摩乾展與契丹夏國公主已遣馬二疋一載虎皮錦袍綵服一載閙裝鞍轡往迎溪巴烏隆賛父子入青唐人心已是中變見招納次孫路又奏乞錦襖子二千領銀帶一千交椅涼傘二百詔令户部如數製造差使臣押送經畧司并指揮王愍依十九日指揮就近照應王贍不得違越誤事又令以賞格招納轄正等轄正與舊官溪巴

烏興轄正一等推恩森摩乾展等與正任刺史賜銀絹錢各三千餘以次與遥郡諸司使副崇班侍禁等賜金帛亦有差　是日夏人五千餘騎入寇斯桂鼎南宗堡王贍擊走之　九月十五日奏到　是月當遣北使九月辛酉　**補錄**云曹評生辰副使李希道正旦副使十月丁巳　**希道**死致和八年正月韓彦粹傳可考　武選紹聖三年四年元符元年吏詳之

是月舒州言揚州制勘所牒前發運使呂溫卿顧往舒州居住聽勅癸酉到州翌日辛　此據邸報增入溫卿凶人特存之